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拜伦 著

杨熙龄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Byron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本书根据 H. M. Caldwell Co., New York 版本译出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拜伦著

杨熙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5 插页 3 字数 200,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500册

ISBN 7-5327-0714-8/I·360

定价：4.70元

第一、二两章序言

下面的这些诗，大部分就在它们所描写的地点写成。作者在阿尔巴尼亚开始写这部诗，因此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部分是后来根据他在那两国的见闻补写的。^[1] 关于诗中一些描述的确切性，作上述说明也许就够了。所描写的景象是在西班牙、葡萄牙、伊庇鲁斯、阿卡内尼亚和希腊。现在，这诗就写到希腊为止。至于作者是否敢带引读者经过爱奥尼亚和弗里吉亚到“东方之都”^[2]去，却要看读者的反应如何了。这两章只是实验性的作品。

为了让这部作品多少有点连贯性，就放进了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的描写并不求其完整。朋友们曾提示过我，说这个虚构人物，恰尔德·哈洛尔德，也许会使人怀疑我写的是某一个真人；我认为这个意见很有价值。但是，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在这儿干脆地加以否认。哈洛尔德，只是一个幻想的产儿，而创造他的理由，上边已经说了。如果光看一些细枝末节和局部的特点，这种猜想也许有理；但我希望，从人物的主要方面来看，就决不至于产生这种想法。

几乎不需要说明的是，加上“恰尔德”^[3]这一称呼——如“恰尔德·沃特斯”、“恰尔德·恰尔德斯”等——是为了更适应我所采用的旧式诗体。第一章开头部分的那首《晚安歌》则是受了司各特所编《边区歌谣集》中的《麦克斯威勋爵的晚安歌》的启发而写成的。

从描述伊比利亚半岛的本诗第一章中，读者或许会发现一些与别人已发表的关于西班牙的诗篇略似之处，但那只是巧合而已，因为除了末尾的几节诗以外，这二章全部是作者在黎凡特^[4]时写的。

斯宾塞诗节^[5]，据我们的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的见解，能适合千变万化的内容。贝提博士^[6]这样说：“不久前，我开始用斯宾塞诗体写一部诗，我企图用这种形式来充分表现我的意向，兴之所至，不论是诙谐或忧郁，叙事或抒情，缠绵低回或讽刺挖苦，因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所采用的这种格律是适宜于所有这些意境的。”这么一位权威的意见，再加上一位属于最卓越的意大利诗人行列的人物的先例，增强了我的信念；因而我想不必辩解为什么要在下面的作品中拿这种诗式作类似的运用。我深信，如果这些诗失败了，其原因一定在于自己的笔力不够，而不在于格律，因为阿里奥斯托、汤姆孙^[7]和贝提的创作实践早已证明这种诗式是良好的。

1812年2月于伦敦

序言的补充

一直等待到现在，差不多我们的所有期刊都已经发表了一点例行的评论。对于大部分评论的公正性，我没有异议，为了他们的十分轻微的责难而和他们争吵，对我说来，是不合适的；因为也许他们比较不客气的时候，说的倒更象实话。为了答礼，我谢谢他们全体和每一位的宽厚，而唯有一点却想冒昧谈一谈。对于那位“漂泊的恰尔德”的那种冷冰冰的性格（这个人物，尽管有许多破绽，我却仍然要声明他只是一个虚构的角色），有许多提得很公正的意见，但有一种意见说，这个人物除了有时代错误以外，也很不象骑士，因为骑士的时代是讲爱情、讲荣誉等等的时代。然而，那美好的古昔，即所谓“美好的古昔的爱情、古典式的爱情”盛行的时期，其实是所有世纪之中最荒唐的世纪。谁要是对这一点有所怀疑的话，不妨翻翻圣-巴莱叶的书，^[1] 在那里面，到处都可找到根据，特别是该书第二卷第69页。骑士们的誓言不见得比其他各种人的誓言更可靠些；“特洛伯多尔”^[2] 们的歌也不见得比奥维德^[3] 的正经，倒是可以肯定比奥维德的粗糙得多。“爱的风气，爱的宫

廷，或者礼仪和温文尔雅的风度”云云，其实爱情的成分倒比礼仪和“温文尔雅”的成分多得多。读者翻阅一下罗朗所著和圣-巴莱叶同样主题的著作^[4]就会明白。不论对那个最不温顺的人物恰尔德·哈洛尔德还有其他什么不满的看法，但就他的品性而论，总还不失其为一个十足的骑士——“不是侍从，而是一个圣堂骑士”^[5]。顺便说一句，我倒担心特立斯特兰爵士和兰塞洛特爵士^[6]，作为骑士也不怎么样哩，尽管他们被描绘得很有诗意，而且也是“无畏”、而非“无瑕”的真正骑士。如果关于设立“嘉德”勋位的故事^[7]不是无稽之谈，那么几个世纪以来获得这种勋位的骑士们一直挂着一个不值得纪念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的徽号。关于骑士风，就说这些吧。布克^[8]大可不必慨叹骑士时代的逝去，尽管玛丽-盎特瓦内特^[9]也和大多数使得骑士们为之拼长矛、为之丧命的女人一样贞淑。

从巴雅^[10]以前的时代起，到约瑟夫·班克斯爵士^[11]的时代为止（这是历史上最讲贞节和最受颂扬的时代了），情形就是我所说的这样，很难找到例外。恐怕只需稍稍探究一番，我们就不会再惋惜这种中世纪的极其可怕的虚假礼仪的丧失了。

我还是让恰尔德·哈洛尔德活着，照他的样子活着；如果描绘一个温文的人物，那是更容易讨好的，而且也一定更方便。要粉饰他的缺点，使他多行动、少说话，那颇容易。但这个人物根本不是为了做模范而创造的，除了表明一个人的心灵在早年遭到损害之后，会造成对过去欢乐的厌倦，对新的乐趣的失望；甚至大自然的美和旅行的刺激（除了野心，那是各种

刺激中最厉害的一种), 对于一个这样造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 这样被引上歧途的灵魂, 也都不起作用了。如果这诗继续写下去, 也许在结束前会把这个人物刻划得更深刻些, 因为我曾经计划把他写成一个近代的泰门^[12], 或者一个诗作中的齐洛柯^[13], 虽然有某种不同之处。

1813年于伦敦

给 安 蒂^[1]

虽然我最近才浪游过的那些地方，
一向负有生长绝世美人的盛名；
虽然有许多幻影使我的心儿神往，
那些形象却藏在可望不可即的梦境，
但不论是真是假，都不可与你比并。
自从见了你，我再不愿徒劳地握笔，
笔墨怎能描绘那千娇百媚的情影，
对于没见过你的人，我的语言无力，
有幸见到你的人，又能用什么话来赞美你？

但愿你始终同你青春的征兆相称，
啊！愿你永远保持着现在的模样；
你形容如此美丽，心儿温和而单纯，
就象爱神降世，只缺了一双翅膀，
你纯洁无邪，出乎希望女神的想象！
正这么热心地抚育着你的青春的她，
一定从日益容光焕发的你的身上，
看到了她将来的虹霓的灿烂光华；^[2]
面对着它那天国才有的色彩，一切苦恼融化。

西方妙龄的“佩丽”！我的年岁，^[3]
已经两倍于你，这对我是件好事；
我没有爱情的眼，对着你含苞欲放的美，
可以安全地细看，一眨不眨地注视。
幸运的是我将永远看不到你美的消逝；
更幸运的是后生少年的心将为你痛苦，
而我的心却能够逃避你明眸的赏赐；
那些继我而崇拜你的人们的命数；
他们难逃恋爱中最可爱的时光所难免的酸楚。

啊！你的眸子跟羚羊的眼一样天真，
有时大胆地闪烁，有时羞涩得美丽，
顾盼能迷人，注视时光彩炯炯；
一瞥这一页吧；也不要对我的诗集
吝惜一笑；如果你给我的超出了友谊，
我的心将为你的笑容而徒然相思。
只给这些吧，亲爱的少女；也不必诧异，
为什么我把诗篇献给这么年青的女子，
无非给我的花环添上一朵百合花，秀丽绝世。

现在你的芳名已织进了我的诗篇；
只要还有仁慈的眼睛愿意看上几句
《哈洛尔德》，那么，安蒂之名题在上边，
将最先被读到，而最后才被忘去。
待到我离了人世，这故人的赞誉，
能吸引你的纤手把这诗琴的弦儿轻理；
奏琴人曾赞美你是最美丽的少女。
我身后最大的幸事无非如此而已，
虽然超出希望的范围，但友谊的要求岂能更低？

目 录

第一、二两章序言.....	1
序言的补充.....	3
给安蒂.....	6
第一章.....	1
注 解.....	57
第二章.....	66
注 解.....	120
第三章.....	127
注 解.....	189
第四章.....	193
注 解.....	292
译后记	
拜伦的诗和政治见解.....	307

第 一 章

一

啊！你是古希腊人所祀奉的神仙，
缪斯！诗人的头脑里产生的幻影！^[1]
我不敢请你光临，从那神圣的山间，
因为近今的歪诗常污损你的声名。
可是我曾徘徊在你那著名的水滨；^[2]
是啊！也凭吊过特尔斐神庙的废墟；^[3]
除了涓涓的泉水，那儿是万籁无声。
但我的琴岂敢吵醒九位倦怠的仙女，
要她们宠幸这平淡无奇的故事，我粗陋的诗句。

二

从前有位少年，住在阿尔比温岛上，^[4]
一切正经事儿，他都感到厌烦；
他白天过着放浪的生活，十分荒唐，
夜晚也总是笑乐欢狂，闹个通宵达旦。
我的天哪！他实在是个无耻的闲汉，
整个儿沉湎于花天酒地，不顾罪恶；
除了几个情妇和一群好色的伙伴，
还有大大小小恬不知耻的酒糊涂，
这人世间的事儿，他心里可满不在乎。

三

恰尔德·哈洛尔德，人家这样称他。
然而可以不必由我在这儿细表
他那古老的家谱和出身的门阀；
说是显赫过一时的家族，也就够了。
但是不管先人是多么富贵荣耀，
出一个败子，就永远损坏了门风。
哪怕查考出他祖宗有过多大功劳，
哪怕华丽的文章，或者阿谀的歌颂，
都不能掩饰卑劣的行径，表彰罪恶的举动。

四

哈洛尔德象小飞虫，在正午的阳光下，
悠闲自在，任性地飞舞和游戏；
哪料到霎时间晴天霹雳起变化，
一阵风暴将会逼得他垂头丧气。
还没有过完他一生的三分之一，^[6]
哈洛尔德碰上比灾难还不幸的事故，
他陷入了酒醉饭饱的苦闷境地。
在自己的故土，他已经再也呆不住，
那种寂寞，他觉得甚于隐士居住的凄凉茅屋。

五

他已在罪恶的迷津中，长久地跋涉，
可是对自己的罪孽，从不感到内疚；
恋慕过许多人，所爱的却只一个，
唉！那人儿呢，绝不能成为他所有。
啊，她可真够幸运，早就同他分手！
否则他的吻一定会亵渎她贞洁之身，
他也会很快抛弃她而去寻花问柳，
更可能把她的财产挥霍得一干二净，
因为那平静的家庭生活是决不会使他称心。

六

如今恰尔德·哈洛尔德心里直发愁，
他就想逃脱那些爱酒如命的伴当；
据说有时候伤心之泪会夺眶而流，
但自尊心却阻止他的泪水往外淌；
落落寡合，他独个儿徘徊怅惘，
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他的祖国，
去到海外的许多炎热的国土流浪，
厌倦了享乐，他简直想遭些灾祸，
只要能变换一下情调，便落入地狱也无不可。

七

哈洛尔德离开了他父亲的公馆，
那是一座宏伟而古老的建筑；
它已如此古老，几乎就会倒塌，
但围廊上的圆柱还显得那么坚固。
圣洁的寺院！竟沦为邪恶的去处！^[6]
这个曾经是迷信的人们住的地方，
现在让轻佻的女郎们来放浪地歌舞；
僧侣们该认为又回到了他们的好时光，
如果古老的传说不错，并没有把高僧们冤枉。^[7]

八

然而时常在他狂欢无度的时候，
奇特的痛苦会突然使他蹙紧眉尖，
似乎是记起了不共戴天的宿仇，
又仿佛心底潜藏着失恋的哀怨。
但谁也不解他的心事，也不来问长问短，
因为他不是那种坦率又爽快的人物，
把愁苦倾吐，心头的抑郁就会消减，
不管有多深的忧思，自己无法排除，
但他也决不去寻求朋友们的劝说和慰抚。

九

没有人真心爱他，尽管从远近各地，
招来了满屋子吃喝玩乐的人物，
他明知都是些酒肉朋友，会拍马屁，
贪图一时的欢乐而来，心肝全无。
唉！有谁真心爱他——即使那些情妇，
但豪华和权势本是妇人们所向往，
轻薄的爱神也到这类地方找伴侣，
姑娘们，象飞蛾，只爱灿烂的灯光，
有时候玛蒙会取胜，而萨拉芙却落得个失望。^[8]

—○—

哈洛尔德有位母亲，他并未忘怀；
虽然向她老人家告别，他故意避免；
也有一位姐姐，是他所挚爱，
但在踏上劳苦的旅途前，也未会面；
如果他真有朋友，也没向谁说声再见。
但别以为他的心已如铁石，似寒灰，
倘你们在人世间也曾有所眷恋，
一定能领会这番别离的滋味，
想医治那心灵的创伤，结果反使心儿破碎。

——

他的家园、他的祖产、他的田亩，
还有那些曾经使他喜悦的娘儿们；
她们的蓝眼珠、秀发和雪白的纤手，
也许会打动隐士们孤洁的心灵，
但在他却早已腻烦，再不会动心；
他的酒杯里盛过各色昂贵的佳酿，
种种奢侈的排场，真是一言难尽；
如今他全都抛开，丝毫不觉惆怅，
他将远渡重洋去异教的口岸，到地球的另一方。